

焦

氏

筆

乘

焦氏筆乘續集卷四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

男焦尊生茂直

校

性論

宋范浚字茂明學者稱香溪先生考亭嘗取其心箴載於孟子集註浚有性論二篇其見地超然殆宋儒所僅見者特爲表而出之論曰天降衷曰命人受之曰性性所存曰心惟心無外有外非心惟性無僞有僞非性僞而有外者曰意意人之私也

性天之公也。心主之也。意迷之也。迷而不復者爲
愚。知而不迷者爲智。不迷而止焉者爲仁。仁卽心
心卽性。性卽命。豈有二哉。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
性也。知其性則知天能盡其心則意亡矣。意亡而
寂然不動者見焉。是之謂性。記曰：人生而靜天之
性也。靜所以強名。夫寂然不動者也。然而又曰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故必於寂然之中有不可以動
靜名者焉。然後爲性。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
心勿忘勿助長者。蓋求知性之道也。或曰：孟軻知

性以性爲善善果性耶後世以軻與荀揚同論於軻不能無譏善果非性耶曰學者之患在不求其是而爲衆說之惑苟捨衆說而自求其是則是得而衆說之然否昭昭矣且夫性不可言而可言者曰靜子姑從其靜者而觀之將以爲善乎將以爲惡乎必曰善可也然則善雖不足以盡性而性固可以善名之也彼荀卿者從性之僞而指以爲性故曰人之性惡性豈本惡也哉且以古人之不善者無踰桀紂誠惡矣龍逢比干言其不善則諱而

怒之是知不善之可耻者固自善也性豈本惡也哉彼楊雄者求性之所謂而不得則強爲之說曰人之性也善惡混雄不明言性之果善果不善而以爲善惡混是意之云耳意之而爲不明之論庶幾後世以我爲知性之深也雄豈真知性哉且水之源無不清性之本無不善謂水之源清濁混是未嘗窮源者也謂性之本善惡混是未嘗知本者也故曰雄意之云耳或曰子以善爲不足以盡性豈性與善異耶曰善性之用也夫豈有二哉孟子

知性故不動心又以性之用教人故道性善易繫
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善繼乎道則非道也性成乎道則與道一矣然則
善不足以盡性明矣且孟子亦豈以善爲足以盡
性哉其言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
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
不可知之之謂神使孟子以善爲足以盡性則一
言而足矣豈復以信與美與大與聖與神爲言乎
故曰孟子道性善以性之用教人也

古易

古人欲發明聖賢經傳皆自爲一書不以相附如孔子作十翼以贊易子思孟子作學庸七篇明論語莊周作莊子以明老是也自王弼始以十翼雜於經文不知易文有韻不可以他語間之且伏羲有伏羲之易文周有文周之易孔子有孔子之易又有難強同者故朱子作本義以還其舊成化間一俗儒復分散如王弼本業舉者便之至今遂不復見易之原文良可嘆也宋人云晁說之作古易

彖象別異於卦爻欲學者不執彖以論卦不執象以論爻語爲得之然謂古易作於說之甚謬

文子

文子有云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余立朝幾十年會時事勞勞日懷憂慮竊見同事無與共憂者意愈皇皇若不能朝夕相知者謂余無責守何必乃爾然余方竊祿於朝萬分不能解歸來巖栖采蕨興味蕭然乃若弛於負擔者但謂樂其身治則深有愧焉宋人楊肩吾曰天下

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
國雖不治平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曾閔是也
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吾心未嘗不治且平者舜
與周公是也當以其言書紳自警

觴政

魏文侯與諸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殆卽今
之酒令耳唐時文士或以經史爲令如退之詩令
徵前事爲樂天詩閒徵雅令窮經史是也或以呼
盧爲令樂天詩醉翻衫袖拋小令笑擲骰盆呼大

采是也

水田衣

王少伯詩手巾花艷淨香帔稻畦成王右丞詩乞食從香積裁衣學水田稻畦帔水田衣卽袈裟也內典袈裟字作笔笔蓋西域以毛爲之一名道遥服又名無塵衣

草追贈制

宋翰苑不草追贈制紹定六年史彌遠贈中書令追封魏王令學士院降制學士言非典故詔特與

之本朝事體亦然余在詞林自請爲二制一爲余師耿司徒贈太子少保謚恭簡一爲余座主許少傅吏書贈太傅謚文穆

賀表

穆廟登極一時賀表最稱高閣學所撰其警策云三十徵庸允協重華於帝德月正受命適符元始於王春以穆廟卽位在正月年適三十也余謂徵庸非卽位事正原非平聲未爲甚愜

今上冊

后南都賀表屬余代之后爲京師產而婚期以三

月余有語云矧桃夭在望會逢春日之載陽而葛
藟非遙益信大邦之有子見者頗謂爲切當

古名字

新安吳敬甫名元滿博雅士也精意字學所著有
六書正義十二卷一日余與論古人名有傳譌者
卽其字可是正之如焦隱君名書傳一爲先一爲
光卽字孝然知其爲光范冉一作丹卽字史雲知
其爲冉無疑敬甫深然之因略舉數人如蔡雍少
爲顧雍所愛顧以其名與之詩雍雍喈喈因字伯

皆今作邕者非謝朓字玄暉知從月不從目其兄
名朓可以類推王簡栖作頭陀寺碑者楊用脩辨
其名爲少音徹不爲巾亦非也說文竹從两个个
竹枝也一作箇據字簡栖知其爲个耳巾與个篆
相似而誤

謂巾爲少是說文通釋用修本此

王司馬

王公誥號西石湖廣石首人爲巡撫時行經邊適
虜驟至公入一堡中避之自念虜方隄吾徐引去
易易耳但目擊虜闌入而不爲之計是明我國無

人也因登堡四望無兵馬可驅策獨一鉅砲名大將軍者在焉公募能點放者懸三百金賞之適父子三人應募砲發聲震天羣虜皆爲齏粉聞者自是以邊材歸之矣居南都一儒生爲守備前驅所呵因大詬諸生且爲訟於公公曰守備尊矣諸生宜引避而敢爲非禮是於朝廷爲犯分於諸生爲敗羣矣敗羣者諸生當共擯之多言奚爲衆屏息而散今居位者不能爲此言也與江陵連姻覩其日橫力辭歸江陵籍沒時連及其黨數人無指議

公者時江陵眷屬閉一空室中橐餽不至公獨載
一舟實薪米魚菜以給之曰彼有罪與否我不敢
知聊以盡姻戚情耳是時衆方掉臂不顧公獨拳
拳如此世之宵人但喜人趨承不知趨承我者皆
異日掉臂不顧者也可爲永鑒

王元順

王潺字元順東阿人潜心力學步趨言動皆有準
繩嘗危坐靜室月餘不出曰當其靜極時心如皎
月當空平生所疑觸處皆悟

郭魯

郭魯東阿人父履洪武中爲灤城教諭坐在任九年士無中式者謫戍雲南魯及弟純皆以其年中式因上疏請代其詞有曰李密孫男尚能報其祖母緹縈女子猶得贖其父刑今臣父病體衰羸年垂六十跋涉萬里道路艱危棄榆之景無多客死之期立至有親至此生子奚爲書奏 成祖憐之召還仍以爲鄆縣教諭

夏公德量

夏原吉德量閎厚人莫能及或問量可學乎原吉曰吾少遇犯者必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之自熟殊無相校意是知量可學也又曰處有事當如無事大事當如小事如先自張皇則中無主矣人謂庶幾韓魏公云

蔣性中

蔣性中華亭人宣德丁未舉進士有司以故事爲立表於門時鬻竇湖水溢人久病涉性中曰與其榮吾家無寧以利吾鄉乎卽移所費爲石梁湖上

往來便之蔣歷官給事中江西參議

包懷德二事

包懷德浙之金華人官至河南按察使修撰邵宏譽嘗言其二事懷德爲御史同官楊某蜀人也往使雲南時無家人在京以數十金托包屬俟其還歸之楊死於道其家不知有寄金也包遇其鄉人輒以告卒歸金於其家包鎮遼東鄉人胡文善爲驗封郎中緘一書置包笥語左右俟包歸乃發之不數日自沈於井以死包旣歸發書意以家爲托

因持書哭詣其家則無妻子一女甫十歲遂攜歸
養育教導如已女及笄擇良家子治奩具割田莊
以嫁之此與范文正歸死友之金吳文肅嫁故人
之女何異劉忠愍集具載之

瘞鶴銘

焦山瘞鶴銘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書今剝落不
可讀其全文見董道書跋茅山志載唐顧況隱於
菖蒲潭石墨池上自號華陽真逸撰焦山瘞鶴銘
的有可據如此而前輩焚焚或以爲逸少或以爲

陶隱居皆臆度語耳

子瞻

子瞻高才重名爲時君所知一時宵人共出力排之僧了元所謂特忌子瞻爲宰相耳近人輯長公外紀可謂詳備然宋史猶有二事極可笑闍人梁師成擅權王黼蔡京悉諂附之而謬以文自高至竄名進士籍中自言爲蘇軾出子時方禁誦軾文訴於上曰先臣何罪自是長公之文乃稍出又有李彥者銜鈐轄范寥誣其刊蘇軾詩文於石指爲

十惡二闈之好惡亦懸絕矣當時師成之請得行而察彥摺摭亦令勒停未至如後世盡無公論也

石鼓

岐陽石鼓唐韋應物韓退之謂爲宣王之鼓宋程泰之以爲成王鼓趙明誠謂決非周以後人所能及獨歐陽永叔以爲可疑其謂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在距今未千歲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至今千九百餘年鼓文細而刻淺理難獨存趙明誠謂秦以前碑如此鼓及詛楚文

泰山秦篆皆粗石性堅頑難壞殊未然也至金人馬子卿以字畫考之謂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辨餘萬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其全文今不可見據北史蘇綽傳云周文帝爲相欲革文章浮華之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誥奏行之是後文筆皆依其體而魏文帝十一年十月嘗西狩岐陽其子武帝保定元年十一月丁巳狩於岐陽五年二月行幸岐州由此言之則石鼓文爲宇文周所造無疑文旣倣書則詩體倣詩亦無疑觀武帝

太和元年正月考路寢命羣臣賦古詩亦其一證也况考古博古二圖集古金石二錄凡篆文出三代者皆鐘鼎器物款識無刻石者唯贊皇山吉日癸巳四字以爲周穆王時書詛楚文以爲春秋時書世傳比干吳季子墓碑雖皆刻石前哲已辨其僞漢書郊祀志起少昊顓頊歷三代直至秦始皇始有立石頌德之文故隋志所收有始皇石刻前此未聞則石刻當斷自始皇爲始始皇所以刻石者亦傳國璽有以先之耳韓韋臆度之語要不足

據鄭夾漈金石略指爲秦篆然亦無的証

越絕書

越絕書鄭夾漈經籍略等皆以爲子貢所作殊無據此書終篇業具姓名讀者未審耳云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葬其疆又云文屬辭定自于邦賢以口爲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去得衣乃袁字米覆庚乃康字禹堊會稽是會稽袁康著耳文屬辭定自於邦賢言此書非康自作口承天吳字與原同名平字

是邑人吳平所共定如參同契所謂委時去害與
鬼爲鄰百世一下遨遊人間陳敷羽翮東西南傾
湯遭阨際水旱隔并亦自隱魏伯陽三字古人好
爲狡獪乃爾

逸詩

逸詩篇名見於經傳者有南風見家語及尸子卿
雲盍歸乎薄招雍孝成哲陽南陽初慮朱干苓落
歸來縵漫十一篇見尚書大傳皇之陀白雲黃竹
見穆天子傳明明崇禹生開三篇見汲書麥秀采

薇見史記鳩飛支二篇見國語新宮見燕禮及左
氏武宿夜采齊狸首三篇見禮記大隧之中大隧
之外轡之柔矣祈昭河水茅鴟六篇見左氏淇水
見琴錄駕辨見楚詞豐年網罟二篇見夏侯玄辨
樂論及隋樂志八闕破斧燕燕晨露見呂覽驪駒
見大戴禮及漢書客毋庸歸見漢書王夏肆夏昭
夏納夏童夏齊夏族夏祴夏敖夏所謂九夏也見
周禮皆金奏有聲無詞白水見列女傳戰國策引
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又樹德莫若滋除害莫

若盡又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又大
武遠宅不涉又服亂以勇治亂以智立傳以行教
少以學墨子引詩曰必擇所堪必謹所堪晏子春
秋引詩曰樂矣君子直言是務呂氏春秋引詩曰
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又君君
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又唯則
定國又無過亂門說苑引詩曰絲絲之葛在于曠
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又皇
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報人必報有德史記引詩

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集韻引詩曰佞人如蟬列
子引詩曰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
裘似不類三百篇語氣左氏引翹翹車乘招我以
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又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
事不定集人未定又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
多職競作羅又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又淑慎爾
止無載爾僞又我之懷矣自詒伊感又我無所監
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又雖有絲麻無棄
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國

語云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苟
子引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爲之則存不
爲之則亡又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又
墨以爲朗狐狸而蒼又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
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又長夜漫兮永思騫兮
太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又
涓涓流水不壅不塞轂旣破碎乃大其輻事以敗
矣乃重太息戴記引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
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

正卒勞百姓又曾孫侯氏四正具舉丈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弓既平張四侯具良決拾有良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躋其堂乃節其行既順乃張又相彼盍旦尚猶患之大戴禮引魚在在藻厥志在餌莊子引青青之麥生于陵陂尚書大傳引舟張辟雍鷓鴣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管子引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列女傳引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

漢書載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
又四牡翼翼以征不服又九變復貫知言之選凡
此數十處其音響與三百篇何異史稱古者詩三
千餘篇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
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則當時刪取之
餘不爲不多如此類是已

匹馬

書文侯之命馬四匹古今言匹馬皆謂一馬也文
心雕龍曰古名馬以匹蓋馬有驂服以對竝爲稱

雙名既定雖單亦復稱匹如匹夫匹婦之稱匹是也韓詩外傳謂馬夜行目光所及與匹練等似不如劉說爲長

鰓魚

鰓步角反郭璞三蒼注曰鰓似蛤偏着石廣志云鰓無鱗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北齊顏之推云卽石決明肉旁一年一孔至十二孔而止以合歲數登州所出其味珍絕然漢以前未聞其貴至王莽欲敗時但飲酒啗鰓魚而光武時張

步據青徐遣使詣闕上書獻鰓魚又臨淄太守吳良賜鰓魚百枚則兩漢時已自珍之宋時淮治北屬江南無復能得或有間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金今則視爲常品往往乾之以百枚爲一串用餉京貴物之貴賤有時如此

解脫殿鐵鑊

京口北固山甘露寺舊有二鐵鑊甚巨梁天監中鑄東坡游寺詩蕭翁古鐵鑊相對空團團陂陀受百斛積雨生微瀾泗水逸周鼎渭城辭漢盤山川

失故態恠此能獨完是也鑊有文可讀云天監十
八年太歲乙亥十二月丙午朔乙卯皇帝親
造鐵鑊於解脫殿前滿貯甘泉種以荷葉供養十
方一切諸佛以佛神力遍至十方盡虛空界窮未
來際令地獄苦鑊變爲七珍寶池地獄沸湯化爲
八功德水一切四生解脫衆苦如蓮花在混清淨
無染同得安樂到涅槃城斯鑊之用本給烹鮮八
珍典染五味生纏我皇淨照慈被無邊法喜禪悅
何取腥羶爰造斯器回成勝緣如蒼碧水生發紅

蓮道場供養永永無邊後字二行書官人名並五十石錢四字蓋種蓮供佛之器近修京口三山志不知載也

李杜

謝康樂廬陵王墓下詩云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以後二句足前二句李太白亦有此格如毛遂不墮井曾參寧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惑慈親是也至老杜詩中往往有之喜弟觀到詩云待爾嗔烏鵲拋書示鵲鳩枝間

喜不去原上急曾經寄張山人云曹植休前輩張
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卧病云滑憶
雕胡飴香聞錦帶羨溜匙兼暖腹誰欲致盃罌晴
詩云啼鳥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
恨久陰如此類甚多不可悉舉

藏書

五代諸君惟南唐與蜀最嫻文學宋初取天下典
籍藏之內府獨二國多善本以此江南徐鉉字楚
金少精小學處集賢朱黃不去手非暮不出所讐

書尤審諦所著有說文解字蜀相王錯名同楚金字鱣祥藏書數千卷一一皆親札并寫藏經每趨朝於白藤擔子內寫書書法精謹二人風尚相似如此李氏二主妙筆札嗜書畫有獻者不惜倍價酬之官中所積圖籍不可勝數尤多鐘王墨跡然僅僅作小詞工墨竹而已孟氏乃表章五經纂集本草作書林韻會又非李氏所及今韻會舉要乃宋人黃公紹撮孟書成之非其全也

韓忠獻

韓忠獻公少年家貧學書無紙莊門有大石就上
學書至晚洗去遇烈日及小雨卽張小繖自蔽時
印板書絕少文字皆是手寫每借人脫落舊書必
詳爲節錄以備檢閱仍如法縫粘還之異他書可
更假也其艱苦如此今子弟飽食安坐典籍滿前
乃束書不觀遊談無根能不自愧

不煩繩削

爲詩殫竭心力方造能品至於沛然自胸中流出
所謂不煩繩削而合乃工能之至非率易語也子

美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潤甘苦
齊結實太白云曉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一
萬里吹度玉門關又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大
舶夾雙櫓中流鶩鶴鳴如此等語醞釀於胸中氣
象自別知雕績者不足道矣

三日

明皇時有金梁鳳者頗言人貴賤壽夭時裴冕爲
河西留後梁鳳言不半載兵起公當以御史拜相
又言一日向雒一日向蜀一日向朔方此時公當

國冕妖其言絕之俄而安祿山反冕以御史中丞
召問以三日曰雒日卽滅蜀日當不久朔方日愈
明肅宗卽位而冕遂相

穆應之

穆應之後唐內園使延輝姪也天成三年赴舉京
師時趙鳳知舉甚嚴峻應之乃就宋巡官卜卦卦
成宋曰先輩今春未有喜座中一僧不以爲然請
穆於寺塔前共語曰宋巡官術不工貧道見秀才
面上官氣已動卽三五日成就驟承帝王非次之

恩穆曰何由得此僧曰君豈自由此宿生之分耳
穆殊不信後一日應之因省延輝與內園吏微服
入園中潛遊會帝乘小駟與五七宦者出長春殿
倉卒避竹林邊帝召見應之稱臣延輝之姪應舉
已試闈入內苑願歸首領帝急召延輝問曰此卿
之姪邪對曰是帝忻然曰卿乃有骨肉赴舉大是
美事立命武德使孟漢瓊宣名與中書與一美官
授河中府永樂主簿翼日詣寺求前僧皆曰無之
乃於東室見古畫皁衣梵僧其面貌昨所見也授

官去卜時才五日僧云宿生之分豈不信哉

雕板印書

蜀相毋公蒲津人先爲布衣嘗從人借文選初學記多有難色公歎曰恨余貧不能力致他日稍達願刻板印之庶及天下學者後公果顯於蜀乃曰今可以酬宿願矣因命工日夜雕板印成二書復雕九經諸史兩蜀文字由此大興洎蜀歸宋豪族以財賄禍其家者什八九會稅祖好書命使盡取蜀文籍諸印本歸闕忽見卷尾有毋氏姓名以問

歐陽炯炯曰此母氏家錢自造稅祖甚悅卽命以板還母氏是時其書遍於海內初在蜀雕印之日衆多嗤笑後家累千金子孫祿食嗤笑者往往從而假貸焉左拾遺孫逢吉詳言其事如此

趙縱

太僕卿趙縱郭汾陽之壻也爲奴當干發其陰事下獄留當干於內侍省張鎰諫曰太宗謂侍臣曰頃有奴告其主極敝法特須禁斷自後奴告主者盡令斬決頃者長安令李濟得罪因奴萬年令霍

晏得罪因婢悖慢成風動遭誣告今趙縱下獄奴
在禁中大體所關有垂教化上深納之於是杖殺
當干鎰乃召汾陽家僮數百人以死僮示之此等
事聽訟者不可不知

九辯

九辯余定以爲屈原所自作無疑只據騷經啟九
辯與九歌兮一語并玩其詞意而得之近覽直齋
書錄解題載離騷釋文一卷其篇次與今本不同
首騷經次九辯而後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

父招隱士招魂九懷七諫九嘆哀時命惜誓大招
九思按王逸九章注云皆解於九辯中則釋文篇
第蓋舊本也以此觀之決無宋玉所作攙入原文
之理天聖十年陳說之序反以舊本篇第混并乃
考其人之先後重定之不知於人之先後正自舛
謬而後人反沿襲之可恠也

素問

胡安定先生設教一富人子從之少有羸疾安定
令讀素問一過其人慄然不敢恣疾漸差昨見范

公與韓魏公書云承有微恙尋已平復人之生也分天地之和調則氣不平氣不平則疾作今人十二時中寢食之外皆徇外事無一時調氣治身安得而不爲疾邪請那十日之功看素問一遍則知人之生可貴也氣須平也和自此養疾自此去矣素問奇書其精妙處三五篇恐非醫者所能言也書序云三墳言大道也此必三墳之書夫以魏公之賢公之鑄勉如此况他人乎

易箴

吳幼清禮記纂言中解曾子易簣一條真足正先
儒之失特記之爾雅以簣爲第而疏釋第爲牀版
按史記范睢傳睢佯死卷以簣置廁中簣可卷屍
非牀版明矣古者牀第之上有席席上有簣簣最
在上故顯而見其美今之竹簣或以玄黃赤白諸
色間織如錦文意卽童子所謂華而眩者也禮寢
簣之制原無貴賤之異但貧者質富者華以季孫
所賜與曾子平日所用不同童子見其華美必大
夫家所造故曰大夫之簣歟非謂此大夫之簣非

士所當用也使曾子不易此簣而終亦無不可故
子春與元申皆不欲易而曾子不然之者蓋禮雖
無戾然不若終於常用質素者之爲正也君子臨
終其謹有加於平日平日日夜臥在燕寢將終必遷
正寢平日有女侍將終一切屏去不死於婦人之
手皆與常時異故曾子生時可寢季孫之簣至終
必易之而用常時之簣也倘大夫士簣有差等則
季孫之賜曾子自不當受受之亦不當用今業已
用之至于將死而不易其于禮制無不可也明矣

若如舊說是曾子自安于非禮而不知子春陷師於非禮而不言當時若無童子一語曾子竟以非禮終也是曾子師弟父子之見皆出一童子下豈理也哉其謂德與姑息者謂因彼一言得以去華就質安處吾素者童子之愛我也以父病劇不可動以幸須臾之生者元之愛我也其意甚明

苻堅

苻姓草下付世爲氏苻其家後池生蒲長五丈節如竹形於時咸異之謂之蒲家因以爲氏至苻洪

以讖有草付應王語又其孫堅始生背有赤文隱起曰草付臣又土王咸陽八字因改姓苻名堅以應之出崔鴻十六國春秋世書從符者誤

庾死

庾死之庾音愈在麋押病也詩交相爲瘡與庾通漢律因饑寒而死曰庾

榷酤

漢天漢三年初榷酒酤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榷謂禁民酤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爲榷獨取利也說

文榷水上橫木所以渡者爾雅謂之石杠亦曰略
徇蓋榷酒之法作偏於漢迄於宋元不改當時之
議謂榷酒則利在官吏而百姓蒙其害稅酒則利
在百姓而官吏有不便其初改榷時至謂投醪江
流見者撫膺榷罌破正在在嗟怨括馬供磨騷及
編氓伐木爲薪至空嶽麓且倡優當壚嘈雜郡齋
糟糠豢豕充斥後圃凡酒家一孔之利鉤抉靡遺
酒貴米賤旣相遼絕重法以禁不爲衰止搜邏之
卒旁午達道連坐之人填溢犴圜甚至中下之家

閱月踰時不知酒味小有讐嫌動相誣訐龜山先生言所在官吏遂張樂集伎以來小民政之不美未有甚於此也前代更有醋禁礬禁等類我朝悉舉而蠲之可謂高出千古矣

蔡侯紙

漢書蔡倫傳言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尚方令蔡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奏上之帝善其能故天下咸稱蔡侯紙又湘中記來陽縣

魚氏筆乘卷之四
二十一
北有漢黃門蔡倫宅宅西有石曰云是倫春紙白也

水排

漢書杜詩爲南陽太守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百姓便之排當作橐蒲拜反冶鑄者爲橐以吹炭卽老子所謂橐籥也今激水以鼓之謂之水橐如今水碓水磨江南處處有之

鈺箏

趙廣漢教吏爲鈺箏鈺音項說文受錢器也箏竹

箛也師古曰如今盛錢藏餅爲小孔可入而不可出或錡或箛皆爲此制而用受書令投其中也近世有司有令投匭告密者是其遺法

女中包胥

華陽國志言荀崧小女灌幼有奇節崧爲襄城太守爲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獲免自詣覽乞師又爲崧書與南中

郎將周訪請援仍結爲兄弟訪卽遣子撫率三千人會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此與古包胥何異而灌以稚年一女子能之尤振古未聞

箴石

漢書秩文志箴所以刺病也石卽石箴古所謂砭也箴之林反砭彼廉反古之攻病有箴有砭今箴在而砭絕矣

令甲

宣帝紀

蕭何承秦法作爲律令經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

乙令丙顏師古曰甲乙若今之第一第二篇耳他如甲第甲仗亦同此說

馮瀛王

五代史補言馮瀛王在中書日有舉子李導投所業爲贄馮見之戲謂曰老夫名道秀才不可謂不知然亦名道於禮可乎李抗聲對曰相公是無寸底道字小子有寸底道字何爲不可公笑曰老夫不惟名無寸諸事亦無寸吾子可謂知人了無怒色向南都一學使新至集諸生唱名有與同姓名

者占二語令其屬對曰藺相如司馬相如旣相如
又何相如生應聲曰魏無忌長孫無忌爾無忌我
亦無忌學使笑而釋之

任元受

眉川任伯雨有慈草二卷向見於秘閣今名臣奏
議亦略載之其孫盡言字元受事母盡孝母老病
未嘗暫離左右元受自言老母得疾之由或以飲
食或以燥濕或語話太多或憂喜稍過皆朝暮候
之無毫髮不盡腑臟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脉

而後知故用藥無不效也張浚欲辟之入幕元受
力辭曰盡言方養親使得一神丹可以長年必持
以獻老母不以貽公也况能舍母與公軍事乎浚
聞之不敢強也後秦檜死公論猶未定高宗召湯
鵬舉爲侍御史盡言時爲選人以啟賀之曰伏審
光奉明綸榮躋橫榻輒陳管見少助風聞靜言有
宋之姦臣無若亡秦之巨蠹十九載輔國而專政
亘古無之二百年列聖之貽謀埽地盡矣乃若糊
名而較藝亦復肆志而任私敢以五尺之童連冠

兩科之士老牛舐犢愛子誰無野鳥爲鸞欺君實甚公攘名器報微時簞豆之恩峻立刑誅鉗當世縉紳之口一時謫籍半坐流言父子至於相持道路無復偶語忠臣不用而用臣不忠實事不聞而聞事不實忠憤扼腕智識寒心上愧漢臣旣乏朱雲之請劍下慙唐室未聞林甫之斲棺坐令存沒之姦備極寵榮之典願言彈擊無置渠魁使六合之間忠義之心如日九泉之下邪佞之骨常寒庶幾紹興湯御史之名不在慶曆唐子方之下此啟

一出一時公議大明姦諛膽落至今讀之其人可
以想見余尤愛其言母病數語曲盡情事可爲孝
子事親之法

木瓜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
瑤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傳曰木瓜楸木可食
之物也按詩之意乃以木爲瓜爲桃爲李如今所
謂假果者亦畫餅土飯之義耳初學記六帖於木
瓜門引衛風木瓜之詩亦誤

關雎

大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而魯詩云后夫人雞鳴
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嘆而傷之後
漢皇后紀序康王晏朝關雎作諷蓋用此也顯宗
永平八年詔云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引春秋
說題詞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
宋均云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爲務則有
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脩
應門之政者也薛氏韓氏章句曰詩人言雎鳩正

潔敬匹以聲相求隱蔽於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於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之說淑女正宮儀以刺時三說不同如此

論語

漢初論語三家魯人所傳曰魯論語卽今所行篇次也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及玄成魯扶卿太子太傅夏侯建前將軍蕭望之

並傳之名家齊人所傳曰齊論語視魯多問王知
道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昌邑中尉王
吉少府朱畸瑯琊王卿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
鹿充宗膠東庸生並傳之惟吉名家古論語者魯
共王壞孔宅得古文論語於壁中凡二十一篇有
兩子張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爲從政篇篇
次不與齊魯同博士孔安國爲傳後漢南郡太守
馬融注之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
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行爲

世所貴禹以授成帝後漢包咸周氏竝爲章句列
於學官漢末大司農康成就魯論張包周篇章叅
考齊古爲注魏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
皆爲義說吏部尚書何晏集孔包咸周馬鄭陳王
周生說并己意爲集解宋侍講學士邢昺爲之疏
古文者科斗文也卽蒼頡本書周所用

紫蓋黃旗

少司寇朱公鴻謨撫吳時嘗問余向聞紫蓋黃旗
是何說余曰吳書陳化使魏魏文帝酒酣問曰吳

魏峙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
震加聞先哲之說紫蓋黃旗運在東南帝心竒其
辭又江表傳丹陽刁玄使蜀司馬徽與劉廣論運
命曆數事玄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
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楊之君乎但知爲符瑞未
明言其爲氣也及見薛道衡隋高祖功德頌云談
黃旗紫蓋之氣恃龍蟠虎踞之險又宋書符瑞志
云漢世術士言黃旗紫蓋見於斗牛之間江東有
天子氣始知其所出朱爲之擊節嘆賞曰昔讀心

鈔錄知紫電清霜今因公得知紫蓋黃旗君子所以貴三益之友也

鳥鼠同穴

導渭自鳥鼠同穴孔傳謂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而處蔡氏以爲恠誕不取按甘肅志涼州之地有兀兒鼠者形狀似鼠尾若贅疣有鳥曰本周兒者形似雀色灰白常與兀兒鼠同穴而處所謂鳥鼠同穴也涼州唐屬隴右道然則孔說非誕

六經之後四人

陳止齋曰六經之後有四人焉據實而有文采者左氏也馮虛而有理致者莊子也屈原變國風雅頌而爲離騷子長易編年而爲紀傳皆前未有比後可爲法非豪傑特起之士其孰能之

玉帳

子美送嚴公入朝云空留玉帳術愁殺錦城人又送盧十四侍御云但促銅壺箭休添玉帳旗王洙注玉帳術云兵書也增釋者不過引唐稅文志有玉帳經一卷而已至玉帳旗則不能通矣按顏之

推觀我生賦云守金城之湯池轉絳宮之玉帳又
袁卓遁甲專征賦云或倚直使之游宮或居貴神
之玉帳玉帳乃兵家厭勝之方位主將於其方置
軍帳則堅不可犯如玉帳然其法出於黃帝遁甲
以月建前三位取之如正月建寅則巳爲玉帳李
太白司馬將軍歌身居玉帳臨河魁戌爲河魁謂
玉帳在戌也淺識者當未易解

改蜀都賦

左思別傳思作三都賦疾中猶改作蜀都賦云金

馬電發于高岡碧山振翼而雲披鬼彈飛丸以礮
礮火井騰光而赫羲此語甚工今本作金馬騁光
而絕影碧雞倏忽而曜儀火井沈熒於幽泉高焰
飛煽於天垂似不及改本鬼彈見水經注瀘水傍
瘴氣特惡氣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
折中人則害名爲鬼彈

四臣學於大師

散宜生南宮适閔天大顛皆學於大師詩疏附先
後奔走禦侮總言文王之臣宣力任事如此非專

指四臣四行

天顛舉於漁獵見墨子

古史官

古史官見于經者書有史逸及太史司寇蘇公蘇公卽太史故稱公非呼太史而使書蘇公事蓋是時蘇公以太史領司寇事耳其他可見者史過史墨史克之類亦多漢儒言容成造曆大撓作甲子皆黃帝史官

君陳

周書有君陳篇王伯厚以君陳爲周公之子伯禽

之弟見坊記註又竹書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
沈約注平公卽君陳周公子伯禽弟疑注疏之言
本此

焦氏筆乘續集卷之四